

世象杂谈

前不久,一则关于300多名内地学生在美国(高级)中学入学考试成绩被取消的消息传到国内,舆论哗然。据悉,中国考生在这次考试中出现高分考生较多的情况,让考试委员会产生了怀疑,认为考生背诵培训学校的真题答案是作弊,让人怀疑学生的真实学习能力。但是,很多内地学生及家长却不买账,不背诵,如何积累知识?

于是问题就来了:何谓“作弊”?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“作弊”是这样定义的:用欺瞒的方式做违法乱纪或不合规定的行为。大概也太耳熟能详了,很奇怪,《辞海》就没有对“作弊”的定义和解释。刚刚懂事,父母和老师就会谆谆教导,任何一种学习和活动,都不能作弊——那就是造假、说假话,或者是不能堂堂正正、光明磊落完成一件事。上了学,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考试、测验,老师们总要同传纸条、抄答案等形形色色的作弊进行不倦的斗争。当然,也有教师对学生的作弊睁眼闭眼、装聋作哑,而被一些学生当作“善人”而叫好。

其实,种种作弊,自古有之。我到过南京夫子庙旁的贡院,其中还保留着当年各种考试的场所,那可是一个仅能容身的格子间,没

有门而敞开。边上有介绍,说是为了防止考生的作弊,那可是严防严查无所不用其极。考生们也真是动足了脑筋,有把答案写在外衣内里的,有把答案写在手臂大腿上的,更有一寸长宽的“小书”夹带在鞋袜中。当然了,所谓“道高一尺,魔高一丈”,干脆,进入考场必须裸身检查。清代吴敬梓的长篇小说《儒林外史》对此有很多生动、令人感慨的描叙。种种作弊,也许都已经是见怪不怪。前些

何谓“作弊”?

马以鑫

年,作弊终于走上了“现代化”:先是BP机、后来是橡皮卷笔刀——其中的机关堪比007;而后是手机耳麦,场外电波输入答案。对此,用上一般的屏蔽没有作用,就有了功力最强大的屏蔽仪。

看来,要写一部考试史,就必然伴有作弊史和反作弊史。那可真是相辅相成了。

我注意到,我们的作弊其实都和所谓的答案,或者是教科书的有关内容有关。所谓的答案,1.2.3了了分明,只要背出了这些,及格以上绝对没有问题。于是,一些学生可以不读应该读的名著代表作,只要背诵了答案或

者教科书的有关内容,就可以安然过关。

五花八门、琳琅满目的答案风行一时。这么一来,背诵就成为通灵宝玉。为了确保过关,还要大量收集各种考卷——没完没了的题海战术,就是这么产生的!在这里,有谁会想过,学习是为了学到真正的本领?有谁会想过,学习是为了自己知识的真正收获?有谁会想过,学习是为了得到成长中的快乐?

那么,美国人把背诵答案认作作弊,又如何解释?我以为,美国人提倡的是开放式考试,如果真的是纯粹背诵答案,无法考验学生是否真的掌握了知识。另一方面,面对大批中国的高分考生,美国人傻了眼,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学生考试成绩能超过美国本土学生。

应该承认,传统考试发展到今天,背诵、记忆还是一项重要手段,有些重要的、基础的知识还是要记、要背。但是,如果只是在背诵记忆上下功夫,那是肯定不够的。学习的关键还是在于掌握知识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。

我以为,关于背诵答案之争,关键在于考试题目的设定。如果一张试卷全都可以通过背诵而得高分,那么,这份试卷本身就有问题。如何在试卷中考察出学生在知识运用中的本领及其可能的前景,这就要看试卷本身的出题方法和水平了。



记得有一年,茅山山下了一场很大的雪,雪停了之后,戒嗔发现山里的好几棵大树都被积雪压垮了,反而那些矮小不起眼的草木,受到的影响不大,大雪融化之后,那些被冰雪覆盖的草木,很快便恢复了生机。

戒嗔曾经感慨,强壮的大树也有自身的弱点,暴雨来临的时候,强健的枝干,反而成了冰雪摧残的靶子。

当然,戒嗔也发现,真正强健的树木依然是可以屹立不倒的,比如后山那边的一棵老树。老树的枝干生得极其粗壮,即便是遭受了如此大风雪的侵袭,天刚放晴,它就恢复了本来的样子,好像全然没有经历过风雪的感觉。

前些日子,戒嗔师弟有次外出,回寺里的时候,样子很狼狈,不但衣服被划破了一个大口子,左边面庞还有几道擦伤的痕迹,有一道深点儿的伤口,还有血渍。

戒嗔的样子吓了戒嗔一跳,仔细打量戒嗔,他身上没有尘土,不像是在山上摔了跤,反而像是和人打了架,互相撕破了衣服,抓破了脸。

当然戒嗔知道,戒嗔出去打架的可能性不大,虽然戒嗔戒性性好动,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出家人,但平日还是很守寺规的,一般来说不会出去无端生事。

所以说,如果这件事的唯一解释就是打架的话,那么更大的可能就是戒嗔师弟单方面被打了。

不过后来戒嗔解释说,刚才路过山下时,有棵树倒了,自己没闪过去,被倒下的树枝划伤了。

去房间翻出点儿药给戒嗔,戒嗔边擦药边向戒嗔介绍事情的经过。

戒嗔越听越奇怪,奇怪的不是有树会倒下,而是倒下的那棵树,是后山那棵最粗大的。戒嗔不明白的是如此强健的树,连暴风雨都可以扛过,为什么忽然就倒了。再向戒嗔追问一些细节,他所能说出的,也只是自己用矫捷的身手躲过了重重危险,逃过了更大的危机,至于大树倒下的原因,就一无所知了。

戒嗔觉得很奇怪,于是去后山的时候便特别留意了。可能是事发突然,所以知道树倒下的人并不是很多,也没有施主上山把那棵倒下的树运走。

戒嗔看到那棵大树依然歪倒在山边,曾经茂盛的枝叶,不知道什么时候,已经变得枯黄。上前细看,大树粗壮的树干上密密麻麻都是虫蛀的印子。树干中间断裂之处,已经被虫蛀空了。

原来这棵在风雪中屹立不倒的大树,却被小小的虫蛀击倒。其实在生活中,小事物对我们的影响会更多一些,就像光彩四射的银饰很快便会在空气中锈蚀,湖水边曾经棱角分明的石头,也会被岸边的微波一天天打磨得圆滑。

“小”的危机有时候比“大”的来得更让人忧心。



姐夫邹雅离开我们40多年了。1974年,时任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的他率队到山西阳泉煤矿体验生活不幸遇难,享年58岁。

为纪念他,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北京画院去年举办了“文峰静雅——邹雅回顾展览”,出版了《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·邹雅》。当时要操办这些事情,年近60的姐姐特意把

她女儿聆和我召回北京。姐姐的家不算小,此时到处都摆放着姐夫的画作和使用的物件。家人围坐一起,见物思亲,触景生情,仿佛他又回到了人们中间。

姐夫邹雅1938年进

邹雅与抗战木刻

王树和

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,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往日的爱好加上鲁艺的深造,邹雅如虎添翼,从此就以木刻为武器,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、讴歌抗日军民的胜利成果,成为抗战文化大军中的一员。对刚进鲁艺的邹雅,他的同学罗玉柳是这样描述的:当时他(邹雅)的才华很引人注目,他能搞漫画、连环画、木刻和宣传画,但并不是多面手,而且是个快手,在鲁艺木刻

邹雅发表过不少作品。

抗战期间,他听从党的召唤,从事过政治部的宣传干事、美术干事,新华书店的美术设计、战士画报的编辑,木刻班的教员等工作。无论走到哪里,邹雅总是携带着他称为“像武器一样须臾不可离的全套木刻工具”。当年邹雅和他的战友

们就是靠着几把木刻钢刀和梨木板块、自画自刻自印,借助书刊、报纸、墙报乃至传单等途径,把这一批批作品送到广大工人、农民、子弟兵手中,成为当时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一种宣传形式。

说起当年要在出生入死的环境中搞创作,不管是姐夫生前和家人的交谈,还是后来他的同学、战友、同事们的追忆,至今令人动容。当年在解放区、敌后抗日根据地,绝大多数的人不识字,即使是比较形象的木刻版画作品要让大多数人能看懂接受,他们也必须认真地创作才行;白天大多是行军、打仗、宣传群众,木刻常常被放在深夜进行,几个人靠一只小油灯照明,油用光了,自己就用省下来的菜金去买;平时的伙食有一钱油二钱盐、一



破碉堡

(版画) 邹雅

斤小米,困难时却只能吃糠咽菜,就连军装有时也会补丁摞补丁;至于脚底伤、手磨破对这些城市里来的年轻人算是平常事了。这次回京姐姐说了一件和别人从未提起过的事:为对付日伪军的一次大扫荡,邹雅随部队转移。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,高度近视的他不慎从悬崖上坠落,先是被一棵树挡了一下,后又落到一匹马的身上,两次缓冲救了他的命,倒地的姐夫不顾伤痛却急忙寻找自己的眼镜、对他来讲眼镜是



创作必须的,找到后他如释重负,似乎忘记了刚刚那惊险的一幕,拍了拍后背就急忙去赶队伍了……姐姐说,姐夫的这段经历颇具传奇色彩,从此他便开始喜欢上了骏马,作品中画马、收藏中有马;甚至给女儿取名“聆”也都是寓意着那份永久的纪念。

陆家嘴上看潮头

李洪珍

陆家嘴位于浦东西北部。原指今陆家嘴路两侧一带,现一般指浦东南路以西,黄浦江以东和以南地区,与外滩隔江相望。

明永乐年间,黄浦江水系形成后,黄浦江水自南向北与吴淞江汇合折向东流进入长江入海。河道东折处,在浦江东岸冲积成一个突出的嘴形滩地。因明代翰林院学士陆深世居此地,死后亦葬于此。故该地世称陆家嘴。因水流湍急,民间有“船老大好当,陆家嘴难过”的传说。

明代陆家嘴,每当秋季潮汐时,海潮倒灌入江,潮水汹涌,是有名的观潮胜地,民间有“陆家嘴上看潮头”之谚。古有“黄浦秋涛”之称,为沪城八景之一。有竹枝词云:“十八潮头最壮观,观潮第一浦江滩,银涛万叠如山涌,两岸花飞卷雪湍。”沧海桑田,黄浦江下游海滨沙淤地扩,陆地向东北延伸,海潮无法倒灌入江,此景渐失。

陆深及其家族对陆家嘴的发展有较大影响。明代中叶开始,经清代直至民国,连附近地名亦冠以“陆”字。如今陆家嘴路,陆家嘴轮渡站,其北面原陆家嘴港(现已填平建厂),其南面渡口称陆家渡,高巷浜亦称陆家渡浜,沿浜的道路称陆家渡路,1988年填筑筑今陆家渡路。

陆家嘴曾遗留有陆深旧居后乐园、陆深墓,墓址在今海兴路两侧,东侧路口有陆氏家庙“土地堂”,今花园石桥路22弄附近有陆氏宗祠等。现均已不存。

上海开埠后,英、法等国在区境浦西地区强辟租界,浦东虽不属于租界范围,殖民者和外国商人也看中隔江相望的对岸,具有地理优越,水陆交通方便,人烟稀少,土地易于开拓等条件,便在浦东沿岸抢占地盘,兴建码头,修造工厂、栈房、仓库等。自清同治元年至20世纪初,先后建有铁厂、船厂、烟厂、纱厂等;还有太古浦东栈、江海关栈、太古华通栈、怡和栈、长兴栈、隆兴栈及码头等,使这一带成为上海早期的工业区。浦东近郊和苏、浙、皖等地农民、渔民相继来此谋生,人口激增,遂成集镇。居民搭滚地龙、水阁子,靠卖苦力生存。

当了一个多月的社区工作者,我多少了解了一些社工们的酸甜苦辣。每天早上八点半准时坐在窗口为社区居民服务,这其中不能随便离开岗位,有时候忙起来水也顾不上喝一口,要去洗手间也没时间;中午要轮值班,周末也要轮班。这些对于他们来说都可以克服,至于每天碰到几位无理取闹的办事者,他们就只能默默忍耐。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考验,没有些信念和毅力的人是做不来的。据说在我之前,考进来的大部分社工,没干几天就逃走了。

年中的时候,我看到网上有招聘社区工作者的广告,当时完全不了解社区工作者是一个怎样的群体,只知道是为社区居民服务的人员,于是本着试试看的心情报了名,经过重重选拔,十月份我们这批新进的社工走进了社区。我从一名外企的员工变成了一名社区工作者。面对完全

陌生的环境和工作方式,我紧张而又兴奋。同事中有九零后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一代,也有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多少年的老师傅。工作要求我们对政策了解透彻,然后能够简明准确地传达给社区居民。我上岗的第三天,师傅让我独立操作更换医保本的工作流程。来申请的是个

中年女性,看上去斯斯文文的,但是第一次总是那么的紧张,我觉得自己的声音也有些颤抖。刚开始想登录系统,师傅提醒我需要扫描申请者身份证。

“女士您好,请把您的身份证给我。”我说道。

“啊?更换医保本还要身份证?我的医保卡就能证明我的身份呀!干嘛还要身份证?”那位女士提高了嗓门。我和她解释这是流程规定,

她虽然有些不情愿,还是把身份证递给了我。帮她办理完目送她走出受理中心的大门,我松了一口气。当下一个居民来办理相同的业务要扫描身份证的时候,我竟然发现刚才那个阿姨的身份证正安静地躺在扫描仪上……

我的眼睛瞪大了,好像电影中连续几个近景大特写一样,怎么办?阿姨已离开十多分钟了,要追赶已经不可能,繁华地段那么多人,她去了哪里?还好系统里有联系方式,我的手在微微发抖,要是那个阿姨发现她的身份证不见了怎么办?她能记起来是遗失在这里了吗?她回来找我理论怎么办?她会叫我赔偿她的车费吗?她会投诉吗……她仅留的电话号码是座机,打过去没人接。实在不行我按照身份证上的地址给她送过去吧,但去她家来回起

码两小时,请得出假吗?领导能批吗?正当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师傅让我试试联系她身份证上所在地址的居委会,说不定可以得到其他联系方式。终于我联系到了那个阿姨,告诉了她身份证在我这里,请她方便的时候是否能再来取走,或者我可以送过去。阿姨听明白后说这样吧,叫个快递到付,还对我说谢谢。如释重负的我感受到了她的善解人意。其实是我要感谢她,她对我工作的包容、尊重和理解让我的心里很温暖。

居民的一句“你好”和“谢谢”会让我们很有成就感,会让我们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意义。现在,作为一名仍在实习期的社工,我依然忙碌着,为左邻右舍服务着,在他们的宽容和理解中学习成长。

明起刊登一组《音乐午茶》,敬请关注。

新社工手记

朱净青

十日谈

宽容